西臺漫紀

西臺漫紀卷之四

槜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余心純

予未官時極誤愛于嘉善沈惺吾父母渠極目望予一第予每意下成一稿沈隨作一稿相和益歆予發憤下帷是年合予文并刻官中稿情誼不啻肉骨云予不第官楚孝昌沈轉河南信陽州兩地距二百里界壤相接時時遣奴問訊憐予官地刁險多之所擘畫思爲予改地業雖中

止而情誼蓋諄諄厚孔沈旋以信陽調無爲甫一載而病殤不起矣傷哉痛孔無子無家復無官遺一寡夫人煢煢無倚日被諸禎弟逼逐伊父封公庇其子凌其婦夫人幾不聊生余每念之若割也恨不得官浙以報沈又恨沈無遺孤可報思欲周其夫人而地遠未遂會一日過嘉禾謝同年表醒臺聞嘉善令乃楚之人余心純孫葵明向予宦楚時葵明未第署其諭過孝昌予頗厚其出疆稱一面者時葵明以聽考寓郡中

予先特東求面思欲懇伊垂盻沈氏機甚偶也豈意癸明佯許而竟夜半解維去乎隨遣役齎程金來贈予豈索金來執却之不受嗟嗟沈之無緣乃致余之無情楚人之薄一至是執問府去沈氏宅不三十里許急遣一介齎册累金往候夫人少展予心獨柰何無縣公垂盻一舉為怏怏耳予旋思之得余令一面且不易致以彼之薄即予諄諄相託畢竟空談無益也予因癸明之薄而追數予生平遇舊交舊識貧屈罹危

者總寢食應之不倦即未易解脫轉相委托以扶之乃知予抱此熱腸往往皆過舉也今以後當思易前轍革前迷而求自逸自安以娛我晚暮毋役役專狥人勞已葵明葵明其我師乎笑而記之時戊戌夏日在嘉禾舟中也未幾而葵明竟死官邸奇乎惜乎

紀魯曾文川

孝昌有魯曾文川者揚郡丞也其人素長者魯有長子某前出次子士涵繼出魯曾昵繼而畏之即心愛長子亦不敢先次子屢任州縣相隨宦邸者以次不以長也長亦安之長且善酒能詩磊落不羈事父甚孝雖別室異居一不以染其父繼蓋秦越之久矣父赴揚分署瓜步橐稍饒曾捐五百金為長子援例貲而非繼意也忽魯病疽不起繼謂叅令前子知橐必不專吾子有秘

而收其槖先投一舟抵舍封識之徐以病聞前子用緩其行長垂涕往而不知父巳捐弃久矣繼仇前子久禁不令同舟憑棺相傍止發一小舟往一夕忽颶作小舟輕蕩長竟投水死求屍七日不得繼固怡然而弟似不為意余在孝昌知長子孫孽重憫之初不知其死于分舟也及覩長子妻挈三遺孤哀哀求訴似欲食姑之肉以報夫冤者余慰解之力追四百金給去涵若以為天禍及兄何仇弟乃爾余謂繼不弑祥母

朱而汝豈覺哉余以覲事星入都留一案以往會太守黃赴任究其事盡搜所遺田房器皿積蓄悉以給三孫以重辟坐其弟即繼亦不少貸邑無不稱快至今獄未結云嗟嗟長亦人子也何至爲繼所仇呂其財扼其命彼欲私所生而不知適禍所生長死汨羅若潔而遺孫又得全收其產不賢于死囹圄者乎然丈夫剛腸有幾世無不墮落後妻計者罪又在文川矣

紀葛賢

葛賢吾不知其為何如人意必一機手也我吳市民罔籍田業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織為活每晨起小戶百數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日取分金為饔飧計大戶一日之機不織則束手小戶一日不就人織則腹枵兩者相資為生久矣先是稅監孫東瀛一不派及兩戶姑取商人出入之貨量權以辦蕪稅我吳人人一口誦德而棍徒某某思欲畧示權之利以此二

業從史孫公孫垂老矣不喜事姑漫抶之棍徒計得也揚言毋機所織者先稅後賣其說盛傳吳中而東城爲之罷織小戶相向錯愕以爲死旦夕耳賕與其死餓孰若死俠於中葛賢者素抱俠骨遂爲戎首率百人相鬬城隍廟呼神死誓曰吾寧拚死救此一方但當死清白汝輩勿染一錢尺帛不殺棍不遂孫不休先擁衆將鄉宦丁氏縱火焚其閭恨其出毋錢代貨棍徒入稅府也旋蜂聚稅府前欲入門爲博浪計縛棍徒

立斬者三人徒手相搏如入無人之境府縣衛所縮首杜門城門晝閉内外隔絶孫公微服間道逃去武林八日而羣黨始散賢遂挺身投獄求死絶不蔓及一人聲傳都下以為吳真反也吳少年不諳事體以為何物葛賢乃爾仗義驅貂璫㓕勢官殺棍徒如反掌無不義而壯之相贈以文相餉以金者無虚日真若荆軻聶政復生者然官府依阿於衆論姑款之囹圄中不㴱罪也但此風一煽吳人多事矣脫遇災傷警變

惡少年聚眾呼群操戈相向籍沒良善抄掠無辜視爲故常官府之力誰能禁之此真反也非賢爲之嚆矢扎或者曰方今奄人煽殃充斥宇內靡不欲嚼吳之肉得此舉而奄多縮首矣賢可少乎又曰驅勢璫如小兒令賤戶微萌舉得安生復業賢又可少乎余以爲不然也人覩其小余覩其大人幸其前余虞其後譬之藥籠中烏頭附子豈不霍然去病而使病夫元氣索然奈何今孫公畏吳矣如虎已告老去矣驅一賢者

而易一不賢者羽翼爪牙谿壑難饜橫刼無算賢亦何利我吳中哉吳之當官者念此當聲賢之罪而磔之市中俾羣黨有所脅息庶乎悍少年知所畏避而可救其半也雖然以孫公之賢以吳民之弱而猶不免以訛言成大怪幾至魚肉焦爛涓人爲患可勝道哉又況一賢死天下豈無葛賢乎奈何

主上之不憣然也

紀楊張姻事

余令孝昌入邵子郡獲交楊張二先生楊諱沚曾令吳江歷官至方伯歸休有年張諱某任兵科都時方赫奕勢隆隆不可嚮邇楊年七十幼子豁欲聘張籍為輿援張初欲允之夫人從旁呵之曰安可諾為老人婦重累吾女耶且求張姻多楚中豪門年少張益逡逡不許楊愀然不悅累金齎篚列求張諸戚祈為好語相勸張不得已姑允之然非夫人意也方聘日忽報張暴

起心疾不移時仆矣衆方憐張而間亦多爲楊悔者楊獨自解曰豈吾兒命薄乃爾耶不過重吾老人累耳反極力護張之後時有起而訟張者楊多方居間立解其訟楊固厚德而張藉楊爲門戸障者差不少是秋楊長子復登賢書而楊之庇張且長世矣吒嗟乎楊初聘張以爲七十老翁旦暮莫保耳謂張曰方東升輝照何極不意壯者夭而老者壽標禾立槁枯楊叢生天可問乎哉蓋人恒以其常然者必諸天而天多以

其不常者示諸人人窺造化之粗而不知造化所以顛倒人間者闇莫能測也脫張不諸楊安得同里先達轉相護庇乃爾耶近接陳揮使云楊翁八十尚矍鑠健飯夜半對客奕且好内楊之有年其張之金湯也哉天道反復人事難量人之淺噇肉眼毋徒衡量目前可耳

紀回生

張憲副克文兄水部克文憲副病死越十八日復生別有傳

張憲副回生事余廿年前曾得其說于先大兄後覩其刻行于世嘖嘖驚嘆以為奇諸縉紳先生研求講究於幽明感格之際亦詳哉乎其言矣碩余何能勦說贅詞以加于諸縉紳先生之上哉余抑又有說焉夫天下之生生死死者何限生而死固未有死而生旋死而旋生亦未有死久而得生奇哉憲副之得于天者厚而感于神者異也夫天之生人也生其氣也余先大兄

與水部君為同年生稱莫逆每道水部君之厚德足冠儕輩而水部君觀憲副君之死僵而不甦乃不有其氣而咳唾精液已出而與憲副君浹洽流貫者累日氣息之斷而復續者水部君之氣延之也天之厚人也險而復其常者為厚之至而水部君與憲副君本一氣流通而乃捐身相屬天固已格之矣天無言而神代之言天無為而神代之為則我繆僕者又天所命為將吏而日行宇內以偵天下之善惡而禍福之者

乃水部君之一念精誠悲哀含生之誼適觸而當之則神未有不効其靈以顯設于滇漠之際是神也亦天也天不以井廩之阨亾舜天不以絕粮之阨亾孔子天葢視其德之盛而曲以全之也憲副君之善已出自天植而水部君友于篤愛之義兩者交合而天所以呵護于亭毒者固已大費其斡旋而神特為之効靈焉耳若人死而必生人久死而必得回生此宇內古今所必無之事而可槩望於天也抑然則水部君何以

天不祐之使長世而遽爾摧折扎夫頹天矣而垂德萬世天之所以壽之者固不在星精箕英間也水部君之孝友愈久愈芳歷千百世而不磨滅天之所以厚之者豈在卜年卜世扎況憲副君之功名事業將冠宇内而溢九有夫亦水部君之餘氣有以起之而振之水部君亦胡以稱死扎余兄弟獲交于憲副君兄弟間最久不能無一言以紀其異余愧涼德不弟無以上通于天默延先大兄之余筭視張氏之高門令德不覺竊泚矣

紀萬烈女祠堂

乾坤間之正氣臣死忠婦死節女死烈死等耳似亦有難易辨焉夫批肝逆鱗碎首剖心難矣然有爵祿以縻繫之榮辱禍福以隄防之亦或有所激而死也截髮斷指毀形滅性之死靡他難矣然手居則深閨嬿婉臨難則橫前盟誓亦或有所結而死也彼孱然女子塊處一室未覩所天誰激而誰結之乎則女之死烈猶難之難也余睹劉向烈女傳其以未嫁稱高節者僅羅

女靜翟女素其他皆落落如晨星矣不謂孝昌萬氏死烈事甚奇固青史之所希覯而古今士女之翹然者也彼其夫病則病懼失所天夫亡則亡懼二所天雍然視死如歸直見綱常為重軀命為輕凜凜大節談者令人舌縮汗浹余初抵孝昌縉紳父老子弟次第來言萬烈女事甚詳余猶謂里中人華其事而或有飾說以聳聽者已而核之通邑詢之黃髮歷之四載嘖嘖稱奇者終始無間言余始作而嘆曰有是哉可以

風矣夫萬女之為烈也
朝廷旌其閭藩臬諸大夫顏其門邑長令拜其
墓表揚極矣顧不設之專祠不建之通衢不令
四方之人一瞻拜則何以表孤貞而勸澆俗乃
於壯闕隙地聚材鳩工建祠設位以垂之永久
一時廟宇聿新而四方士女過其宮而低徊感
動於其中賢者益思永䕫其操即不肖者或能
祓濯其故而圖以自新未必非此祠之助也說
者曰凡祠之義能捍大災禦大患勞定國死勤

事者並祠之而祠及女子何為哉不知國家報德報功之典伸天下忠憤激烈之氣其利益于天下也大國家移風易俗之教能令四方默回行而嚮道其利益於天下也滇固皆祀典之所不廢也嗟乎以萬女之烈而脫為丈夫身則死忠易脫為婦人身則死節易彼其死於烈也不有難於死忠死節者哉祠成余為之紀其事而勒之瑱珉以告後之采風者且能繼劉向而傳烈女毋使獨艷羅翟二氏女

紀陳節母

余邑二陳先生並以名卿世其家家未饒獨太湖公以別駕拓遺業家龐龐起有子諱某弱冠蚤世時太湖宦嶺南獨孱孱然一媳撫遺孫形影相吊媳素有操持家政井井艾年忽背所天幾欲相隨地下宵書抱孫泣曰奈此一線何且翁遠宦未歸脫我死而家籍總總誰托而誰紹將無令陳氏世業蕩無存乎計不須臾翁歸也遂却脂茹素坐卧小樓足不履地晨夕課子口

喃喃誦彌陀未幾翁歸不五載翁亦捐弃矣時方强宗侮外黠奴窺內諸僕纍纍如貫恩者反面仇者甘心乃以奄奄一嫠當之鮮不仆矣夫人挺然肩巨任隨事擘畫擇先世老奴可心膂者某司筦庫某司筆札即稍乾没弗較如衷挈領如射挈彀不數年而家益起取舊廬鼎建一新之燦然稱我邑名第無兩諸所難撫之宗難馭之戚究委曲處即蹄丈夫者不逮一子如掌珠遇之不藝囈娓娓旦暮命隨嚴傅稍嬉必撻

之兒目其母縮縮跬步不敢越以此學日就聲
起黌校不數載捷南宮鄉閭嘖嘖歸功賢母夫
人聞報喜慰曰陳氏其金甌乎我可見夫子地
下矣然不敢恃為福也益推所余贍內外黨佞
西方施捨遍頭陀蓋佛室塑像輝煌不少恡夫
人出自名家警敏曉書義諳女範而猶於金珠
綺縞中姑以佛自澹云嗟嗟節蓋難言哉茹荼
嚙蘗抱苦歷辛不知幾歲月彼衡茅草莽中固
難而豪門華胄尤易搖動如華夫人者不尤難

扎彼為說者以垂瑜擁衛易為節而褒旌所及往往先孤約而後溫燠煦則頌節臣忠一道也責忠臣况莞庫候門乃可而端揆大僚即剖心非是耶余聞秦皇築臺封寡母青青蓋富埒梁竇崇愷者豈終謂秦法不足訓歟

紀張孝女

夫孝百行之原也世世之具鬚眉號丈夫者談道義說詩書誦法孔子多所觀感激發尚不知孝為何物而可責之孱然女子乎女子守在閨閫耳不授師資目不習史翰即敏睿者未況深識乎綱常倫紀之要況年少去孩不遠乃能奮然捐生救父如張給諫之女令人斂服驚嘆不已爲余巡天長閱邸報中見臺臣溫如璋上言為已故禮科給事中張鳳翔病危有未出嫁女元壽

姑年方十五痛父不保日夜祈禱願以身代知
刲肉療病遂割左臂肉五塊和藥奉父父當服
食精神稍甦口念活佛在此父雖未救而本女
次日先殞矣
上念其孝允所請付所部議旌舉朝嘖嘖以爲
奇夫孝可回天日誠可格金石此宜有神物護
持給諫君當轉危爲安乃其父子同盡豈其數
遭陽九鬼籙不宥即天神莫可誰何乎嗟乎此
亦論其常也允子孝可以存父則大舜曾參閔

損之父可勿死矣此女惟知不有其身以存父而亦烏能必其父之必存然亦豈待割刲時不有其身哉嘗父病革時不知其親湯藥理穢溲者幾晝夜候寒燠勤醫禱者幾晝夜知父不保或刲肉可療而連連慟哭者又幾晝夜當其操刀下割時父危是痛斷肉不痛父壽是祈身壽不祈父命是危身死不危汲汲乎計策無所之以為非此無以療父也賢哉孝哉奇哉卓哉彼閭巷庸劣之女將笄而懷枕簟計資粧早之無

論矣即不然而父病心惻父死哀毀者亦足稱賢孝詎能如元壽之不有其身以救父哉此不惟庸女覩此可愧賢女覩此可範彼名丈夫而忍負父義忍絶母裾者視此女可揜袂長媿矣

紀吳賢母

余邑世家吳氏素饒於業艱於胤見吳君弗子蚤世且無昆季可托脉不絕如綫矣母陸夫人垂白八十老不任事奄奄將盡元配范㨗然肩巨擔衆多危之謂旦暮莫保也其間强宗悍僕環而攻之復環而伺之且徭役踐更歲不息肩東補西支左彌右縫即締為男子者難之矧一孱然娟女子余與吳世善曾出力相援者不下數遍然終外人也范首擇其應嗣者立之嗣配

稍不檢呵而出之易名家女為媳姑媳子母相得甚懽延師友課其子中外井井范且有雅度稔世情首結豪夫人三四輩叅禪禮佛出入並轡若姊妹然朝夕盤飧饋問相繼一有急羣夫人起而極力保護之强宗悍僕覩外援若金湯喘息莫敢誰何遇傜至褁微金相贈脫去若洗即不脫而所撑持不少懾視後輩以科第奮起者厚施以結其內弄起而弄庇者接踵矣譬若射有鵠斗有柄市有壟斷范了了邑中事先已

握其樞矣及姑死殯葬禮節若賢孝子姑執手
長訣謝曰我淂賢婦勝有子矣營暮以葬所天
封樹堂室結構鉅麗一不減豪門離所天廿載
餘門第堂奥鮮潔如新且自誓云我世家女世
家婦不能傴僂易矮屋居時亦無有起而垂涎
之者余告歸五載覲吴夫人間闗拮据狀憐而
壯之謂毋論女婦即丈夫子弗逮云余因以太
息同里有𥺌副郎者家萬金程別駕蓄積不下
二萬並有子某某為太學生為庠士父骨未寒

舉所遺業蕩去如洗吴弗子藉一夫人延迹二十載堅守弗墜脫三鬼有靈相遇夜臺間談家事殷程必首根二子而吴且怡然嘻傲矣又何論有子無子哉唐人云健婦持門戶勝一大丈夫信然信然雖然必賢如范乃可勝有子子稍賢又安可不望其長世而余特剏論如此云

紀內助

余為孝廉時與徐鳳老有葭誼鳳老素厚鄉曲尤厚所親一日徐君頭山姓者引一浙之揮使持五百金詣門請曰某也法當革累多金祈為其居間之某一官得門下數行可復也時鳳老撫兩浙已按律褫其職矣余書生易動而又逡巡遲疑於禹江計違之必阻不違之而先發一函又誠山不然曰發而後違未晚也余莫能決退而謀余婦徐孺人孺人委婉阻曰縱彼父子

遇我厚他日何以相覷不厭而法吏不赦空函取媿矣且若不結徐姻而結他姓何所覓金乎余出而直拒之山與揮使並怏怏去後余取還孝昌如隨土荊榛林莽日與猛虎毒虺相親而虞噬及者禹江念其呼余兒璠私囑曰某入銓部與余家善當累多金代壽可藉以轉南曹郎脫彼苦海急之勿失此機也余璠兒沉思久之以為吾父一生氣豪不俛首下人倘藉徐汲引為京曹緩禹江不言諸徐諱然以為是官出自我

門者將生平何乃為好語謝之後家書中開以
示余余推案呼曰真吾子哉徐不失為厚而璠
卓識乃爾度越凡兒矣嗟乎名利人所易動也
況兒女輩多沾沾目前者婦計其後何屑而子
懼官出困緣非家所以成就余者遠且大余平
居多内助自轉西臺予告歸璠已化為碧而孺
人不二載亦棄余去矣傷哉痛哉今何所藉以
寡吾過哉嚮以為鄙事不及墓中石紀此以志
吾感云

紀朱二孫

余乙未入臺秋納朱姓一妾此女婉睿賢孝稱父母俱喪有二孫弟伶仃無倚泣漣漣下余姑憫之而未有以計也携妾還南遲之七載辛丑復携之入都二孫來叩長年十六周游戚屬家出洒掃力以餬口少方十二已售之張内相家為奴矣余謂父業若何二孫亦泣下稱父為光祿引頭歲可得崇德粮戶五六十金用活數口今被惡親蔡某攘去抵張内相家廿金已改父

名另僉某某代去矣又問父母葬何所汝妹欲洒一盃於墓上二孫盃泣下曰已被惡親斬去丘木計將掘尸轉售矣余痛而咤曰京都大地何物欺孤凌寡與籍没何異乃使塚中枯骨溝中餓莩遭毒被害王址遂與中城道長姚羅老訴其事姚力索此惡得其罪狀余據其批旋與光祿卿王帶老巡視科臣田博老臺臣嚴雲老極口聲其冤諸公怒髮上指相繼批叚原名呼二孫之戚曰楊曰藴代其役仍命出廿金歸張

內相追其原契貿契張以爲璫也何畏官家猶朕貿固不服此必蔡咬之也時與司禮少監蔣君朝有一面藉蔣之力索張璫長跪領銀退契而事遂帖息矣夫此一事也初經中城御史成招再經光祿卿批改又經巡視科道查革末又經司禮監追契向非御史力及余與諸公善詮能滑其電發雷行若是扎頓使塚中之骨危而復安二子藉藉楊有歛食所不至流落溝中余性喜援人于急矧又關小小㕘葛且系貿朱夫

婿生女之恩云

紀胡義僕

金峯先生徽歙人余同年友也辛未與先生計偕北上相去百里許遥聞先生失水余停舟亟命蒼頭轉視先生并出帑金助之先生知余非悠悠行路者以此遂交好肰先生則長厚坦率人也口雖唇唇心則惻惻無論待仕宦親知絶無城府即以視僕隷下人無幾微驕亢不平之色辛未成進士初官縣令再選南臺旋丁内艱轉壯臺差按廣西偶以小事忤江陵意左遷貴

州僉事駐畢節四年不轉即轉不過以原官加苑馬少卿仍理畢節事耳先生以此鬱鬱不堪一疾不起時襄其後事者余友見溪王君判畢節多不肯先生身後云先生初憚路遥不携眷念子幼不率子蕭然逆旅中涼涼止二蒼頭為伴主僕若相依為命者然及病劇一蒼頭逃而語曰天救我王乎不爾踽踽夜臺誰忍我主獨行無伴我愛我生如我主何死之日兩蒼頭交頸環柱長號幾晝夜聲徹數里行路靡不雪涕

遂使一鎮為之罷市其一則從容視其主殮含畢夜半悄然以一衣帶縊死柩旁視其尸若忻忻以得奉主為幸而絕無一毫畏死慘凄狀偉哉壯哉時鳳洲先生為滇中大參聞其事嘆僕之忠義為文褒之比之春秋程嬰程嬰云鬼方之人感先生之德壯僕夫之行立祀以廟貌先生而以義僕配享之世為蒸嘗不絕焉夫臣死君子死父妻死夫均死耳然各有所念也僕夫之所念卑卑不過廝養微恩而胡奮不顧身視

死若歸如是哉不知物性忠義猶切報効而況僕夫亦具鬚眉爲人類者乎移此僕爲臣必忠無難剖心移此僕爲子必孝無難待烹移此僕爲婦必烈無難同穴總之天地間正氣所値偶墮落爲人僕耳旣有幷州文可無贅此余特表之非徒勸天下之爲人僕且以風世之爲臣爲婦者毋甘心出此僕夫下也

西臺漫紀卷之五

搶榆子海虞薛以化仲學甫著

紀先塋

人非出之空桑誰有不念及祖先丘墓者至於身所相度手所種植心所結構若我小山之先塋又烏得不夢寐羮牆之也余家自高祖而上墓在西関自曾祖而下墓在邵灣當先中憲禍弃時念舊墓不能容與先大兄斬焉在衰絰中跋涉两山者累月不能得一抔土晝夜皇皇一不

寧忽舊戚施君恒齋談及小山有一地頗吉原自古塘王氏典賣與嚴學士家督某某今王氏微而嚴氏盛夫安能啓口稱贖乎倘出價歸之亦稱吉壤詢之形家某某與施君言合我兄弟遂挈王氏諸子往叩學士嚴翁訴其故嚴翁素長者且篤姻誼慨然曰奈何以未地故久暴爾翁骨乎急呼家督某某示之曰汝一小夫得壯山李氏地足矣何得又圖南山王氏地乎隨即批斷回贖余兄弟具原值付王氏子姓贖歸此地

而東西小路逼窄復出厚價購之居然成一新
塋爲小山之脉也乃擇吉葬我先中憲以余先
母朱恭人衣冠合葬焉不數年先大兄不幸捐
館先嫂周恭人憑棺泣曰新塋最遠即一盂飯
不能便洒墓下命二子復營北山李尚書廢宅
爲墓余乙未請
告南還觀小山之塋屋宇狼狽松楸彫落除噓
不已命家僮捐二百金改建一新松楸隨除隨
補已而忽思曰是塋我兩兄弟拮据所創今獨

歸我怦怦不安先是

旌表貞節祖母祠堂石坊等在城中西隅氐自

我兄弟同力興建向係兩家管守今將此祠

坊盡歸瑜玦兩姪而余獨承祀小山之先塋刻

日改造不貲之費先已獨任是舉庶為兩便衆弟

姪僉以為宜遂各領原契而各自承受焉余寒

門兄弟子姪往往重孝友輕薄產即先大夫所

遺一居半是余所搆造先大兄復出厚價給諸

弟而余一椽不敢受不似他姓他人孳孳爭銖

兩較毫末者等也顧今承受此塋我元配
勑封徐孺人葬左昭我兒國璠葬右穆用遺我
子孫世世管守衆弟不得挽越尺土以亂昭穆
以干祖訓以負先世克讓之誼余所痛心者獨
我先母朱恭人於我先中憲為賢配有內助之
功於我先祖母為賢婦有泣血之孝於我兄弟
為賢母有生成之恩不能同先中憲之穴兩僅
僅於汝州公之旁廣不踰六尺為歸藏已久彙
所聚結從形家言不敢輕發余每念此忽然忘

生何忍賢孝勤勞之母既不得生養之死哀之厚葬之將抱此終天之恨乎雖具衣冠庚甲迴繼母湯恭人櫛比以侍先中憲而骸骨終爲各天也余每春秋登汝州公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啓登先中憲之墓則痛先恭人之未附淚無懸河也倘我先恭人有靈隨衣冠庚甲之末而英爽時附新塋則我父我母依然夜臺相聚則余兄弟向所相度所種植所結搆者庶無憾焉而亦可少逭不孝之罪也已作先塋記

紀贈典

夫人非病狂喪心大逆無道者必不簪紱其身而韋布其親彼青衿士老于庠校無能獲一告榮所親已矣入仕宦而或以簠簋敗或以詿誤敗即不敗而或不及奏績者舉無能妄希一命以爲親榮亦已矣未有若余兩沾恩典而不一及其親爲可痛也余初仕邑令三載奏績獲貤封及二親會先大兄以四品贈及父母不當以小加大令典所禁朝制凡人父親爲某官無論

大小子貴可一官階一級倘以子貴受封七品不
能踰四品禁弗予今年壬寅𢌿遇新
詔凡大小京官舉得給文告榮親余忝為中臺
執法然官不過郎品不越七依然守成命僅以
文告及身與妻竟不贈父母如初余轉痛尤切
悔不漁樵其身矣舉朝士大夫無不以貴其親
為快余薄命人也甘心內遜之獨所謂訾郎者
出錢千緡揚揚策馬長安稱得意矣循然制勅
皇皇焚麻松丘以為泉壤光余辛勤數載無敗

官箴不桂吏議得有今日然何嘗一日不為二親計也今已矣下不得如誓郎之顯親而中翻為老青衿所竊笑能勿痛乎能勿痛哉且同為人子也先大兄於我二親初貤封郎署再加贈大夫子職無憾矣余顧非人子乎兩獲封而若路人我父母然生既不得竊五斗養之没又不得借一符榮之如子道何每一念及腸幾斷也或者曰三品可加贈一級且姑待之然余老矣已倦游矣付以待後人焉可也

紀先祠

我先中憲公之有祠也非自余不孝始也先大兄自廣平轉閩臬便道抵家爲先中憲度地建祠時有道流以虞山北麓隙地來售余兄謂我先中憲生平喜山水令得祠於北山之麓尉先志也遂往陳情於桉君李雍野得其帖允勉構房數椽卒我兄弟子侄羅拜於下而祠之旁有一側室先大兄時時避囂於此是地與先賢言公之墓遠而無涉乃言氏子有冒濫衣冠某者

素無行向欲謀淂此地為業見余家鼎造一新遂假侵占先賢墓地為名妄告院道希圖空手淂此数椽也先兄時已弃世余遠宦楚中謂三四青衿可唾手嚼耳時熱君陳岐岡亦謂既經告憲造祠何可妄議更革而縣公某挾有微隙語語左袒於言時瑜侄有志有識謂祠堂之建所以妥我先靈而犯此惡孽歲歲告爭無已遂覓壯夫一晝夜拆徙殆盡移我父之像暫侍先旌表貞節祖母之傍會家報遞及楚中余啼嘘

悲歎者久之恨我力綿薄不能庇及一祠使我
先靈既妥而復播歲及壬寅余待罪兩淮巡及
淮上忽一感觸念及此時此際力可稍裕而不
為先祠計如我父之遺像何如我兄之遺志何
且也余父母罔極之恩均飼我兄弟獨我兄勅
令長樂貤封我父以文林郎再守廣平誥贈我
父以中憲大夫龍章炳燿輝映後先而余叅一
官先後以制壓初得縣令貤封再得御史勅封
奄奄東於中憲四品之贈而不得葉一麻於松

楸墟墓間可痛也遂出金平千有奇度一地隣
我父舊居者鼎造一祠令我璠兒遺孽世奉香
火以慰我父兩楹之示且以勵吾兄未竟之志
矧我曾祖汝州公已建坊矣我季祖母貞節已
奉
朝命建坊矣我大兄有專祠矣有坊矣又得俎
豆于黌宮矣而獨使我父之有功于蔣氏者乃
寘寘無聞乎余嘗仰而思曰我父以孱然孤子
奮田起元宗為名儒向非我父誰以衍皇父之遺

經乎非我父誰以成祖母之大節乎非我父誰
以陶鑄我兄弟之微名乎非我父誰以繁衍我
蔣氏之瓜瓞乎夫人有功于國則國家必繪圖
之凌煙之以世其功人有功于家則子孫必肖
像之專祠之以世其澤且余半月清夜中兩接
先中憲於夢寐為宗祀計而若忻忻於此舉
者余敢不孝不弟而上無以慰我父冥冥之望
中無以副我兄未竟之孝乎或曰一祠之建土
木云耳亦何以報罔極而人子之孝恐不盡于

禴祀蒸嘗間也不知割股廬墓非不稱孝然止及我親一身似非所以垂久遠永孝思是祠之成廟貌聿新我子我孫我曾我玄朝夕過我父之祠起而思曰是我先靈先德儼然在也讀余文而思曰是我世德世孝弟可以隕墜也倘不幸而不肖曾玄有隳然其祀典廢視之不令煌煌若新者尚仗我父我兄之靈陰擊之以彰大不孝之罪而此碑此刻亦或我蔣之天球大訓云

作祠記

紀感一

克菴先生以中臺執法出撫三楚先生清介絕俗所馭諸有司不法者黜無宥余任孝昌稟奉法惟恐不當先生之教戒先生覩孝昌政心善之批詞有度越一班之語及以經文來取詞旨甚温若素受知於先生然者余以爲吳儂西先生閩中先達安所介紹乃若是我心竊異之及余入覲過武昌又飛馬索余所說詩肯辭中有素有詩名之語豈以我吳人習唐瞿二先生

正脉乃爾耶又不解所謂至二載復命褒然以余列薦剡中時方有撓之者先生獨曰孝昌乃有不開薦而開奬者豈其有忌之者耶此語自道轉聞於余而余益不解所謂余遣仟以瓜期報部取便投一東而先生報語曰好爲之他日當爲朝廷耳目無疑余以先生爲漫語而不知先生以重望入京衆謂先生梁楚之材何若而先生獨於縣令中首擧余姓名時冢宰古亭孫先生與先生同鄉道義相結有年雅重先生獲聞

其說已識余姓名於屏矣會乙未今上允考選之議而余以凉薄遂與此選人知立亭先生不拘資格濫以非材充選而不知克庵爲之地者久矣及余入京朝夕候先生於清衙淡署中諸所不講而獨於節義文章娓娓相勗即筐篚小小爲贈而絕不一収且曰四海相知惟道義耳久勿以此溷我也會余遭長子之變哭不成聲先生憫余而亦繼以哭更慰之曰可速歸以怡愉此身之懇當道俾余亟歸不數日而得出長

安門矣先生不惟善余之進且善余之退也向微先生之力遲徊半月主上忽下令勿予告而余安能徜徉故里如玆久耶則余之感先生知遇者當不止引薦一事已也及余暮夜往別先生以歸値先生稍不豫進余於床挾病舉手相別乃言我未第時讀二難文知椎飛已久何[illegible]迍邅仍逐雞鶩耶文章聲價奚豈憑耶又朗朗誦余文不倦余笑荅先生曰弟子以不得取一弟為恨文悮我也乃悮先生耶先生又云今何

畢畢論一第乎扎直將此官報効明時爲朝廷重臣耳矣時已漏下相與唏噓而別嗟嗟先生動以道義勉余則先生之拔余于草茅賤吏中者又不止區區功名小事矣愧何能展布以無負明時無負先生之教乎扎則在余所勉矣

紀感二

余初非本庵楊先生門生今稱門生者感恩而荷先生引誘也先生係伯兄薦主巳丑伯兄以太守入覲余亦計偕往先生對伯兄曰舊覩同登錄有昆季尚未第何在乎伯兄答以弟某在京就試時先生有倩亦上春官先生又謂伯兄曰渇南方之文數首以開余婿之蒙可乎頃令弟持文相示言之者再伯兄諄諄命余挾文候先生時先生爲冢君塲尚書晨謁者不下百餘員

獨命余先入幕將所爲文品隲之先生自誇曾督學大梁所許可者皆掇巍科去若沾沾以得余爲幸時有一方伯某某繼見先生而先生即稱余兄弟皆門生余不得不如先生之命遂以老師呼之嗣後来拜来餽不絕望余甚深而余之命薄是科又落孫山後矣將歸走別先生而先生又挽余曰兄弟並進士固佳然造化多忌之我家可鑒也官不全在一第何不乘時取選毋徒兀兀老愽士為余遂決意候選而先生不

以余不第異視之請席繼粟款款如前余得令孝昌耻見先生而先生呼余示曰若知令難乎若知令孝感尤難乎余家老祖以少年令祥符名隱隱未起全藉先達某某多方薦拔得爲某科給諫我子孫尚祠之家廟今此事在我何難道府節推皆不可無一書特達之只兩院係其候問間我隨於柬中相托不爽也余領其諄諄之教方一月領憑將出京爲先生弟子膝前止一愛女病忽仆矣方閉門痛哭余謂何日得領

書豈我薄命無緣乎逡巡具帛入弔先生執余
手涕漣漣若懸河謂余業當出京矣我書交已
就急呼家督取四稿面授余即哀苦迫促眾及
諄複誨余爲令狀若父子家人然語語無非肺
膈余拜泣以别竟出京赴任而先生於藩司入
覲之者靡不呼名相托雖不聞撫按之書若何而
意先生亦不爽矣及余赴孝昌少絨俸資爲先
生壽堅却不受獨喜受吳中食品一二而隨書
隨誨即余親授業者所不逮余壬辰入覲先生

時已晉大司農掌天下財賦事如蝟毛衆中遇余藹藹如初喜余多薦剡沾沾謂內臺可望及余乙未再覲時已得與選余在旅邸中諸京貴謝絶不往先生獨乘閒肩輿入邸執手慰勞有喜而欲舞之狀中間所揄揚品題者皆余所不知即先生亦不絮絮示而余已得其槩矣余入臺相與半載真率愛護比家長之遇子弟無閒先生始終之恩詎忍忘耶余已亥請告在里中忽先生之訃音至矣痛之痛之恨不得憑先生

之棺一長踊也余縱不能祠先生于廟而有心有胷無刻忍忌竊覩域中大老豈無一二有面者而非財不親非勢不結一視所畏豐歎以高下其情賄不至甚且有下石焉者視先生何如人哉根先生弗子無可補報或俟余來世効犬馬于先生不爽也雖然先生德澤布宇內功業滿朝廷所以不朽先生者無限即弗子何足為先生恨云

紀錢祟

夫人生非分之利可倖得乎㦲蓋若有冥司主之而不可強者尉遲公之庫金趙衛公之左藏當二公微賤困頓時鬼神已呵護待之矣故劉孝基之還財也得為神張生之捨財也得為仙林積劉留臺之返珠還金也得富貴長世其子孫豈非天帝冥司旁睨竊窺而神之仙之富貴之㦲余與水部顧君同蒞秦郵彼鑿鑿稱兩事皆以盜財匿金故官司所不能究詰而鬼神泄

其靈異以明冤雪恨于昭昭者如射覆然乃知利之害人也大而鬼神之禍人也顯令人不覺竦然聽烏水部西領少司空汪澄吾云往臬山東時親案其事者有某縣二人同賈各懷金半百以往二賈一黠一愚黠者于海上紿愚者醉之刺其腹攫其金擲其尸大洋中以為浮沉不知所向矣忽風狂返流仍置尸于沙土為土人所收黠賈歸埋所攫金于床下紿愚賈家云彼已遠涉天津販貨往矣一日黠者有弟婦某氏

素蠢不曉尸外一事忽為厲所憑口喃喃稱余某賈也為黠賈某毒殺攫余金置床下稱冤稱苦聲傳閭里間不能掩愚賈之家来廉其狀婦復詳其説且泣且訴官司覺而勾鞫之具告如初令取原金而金宛然在遣沿江撈尸而尸亦宛然在是婦直須黠賈服罪成爰書後方蘇如大醉得醒竟不憶前所説何事也奇哉異哉又有潼川州某縣某孝廉與同縣某某善貸其家廿金屢索而孝廉慳不償且出詈言抵觸某父

子呼天呪地已非旦夕孝廉乃抱病死孝廉號近齋某家忽生一小犢臍下有近齋二字甚明白父子日呼犢稱屡云是天生此畜以償我金也聲傳于孝廉之子某是子為某縉紳先生婿恨其以牛抵父為誣也訟之官某官取犢親驗字畫明顯不能曲斷又上而訟之潼川守顧公公乃命人索此犢細視無差亦無能奈某父子何不得已而歸其犢于縉紳先生以絶其詛呪訟乃已夫口金小物耳不比殺人海外之慘即

負之何至冥司以積相償海內負人金擄人財甚至陰操其上下手而陽奪其貨者纍纍無筭冥司安得爾牛千萬以償此冤哉不知天神不過姑顯其靈于一二而使遠近聞者脇息不敢犯天固不能舉人間事而一一懸罰之也余蓋異之詳紀其事以告世之射利傷人者無犯神鬼之怒毋甘戮畜之賍可也

紀夢

夫夢者幻也幻固難測古人以夢卜所學以夢驗所為左氏說夢不爽若蓍龜若卜筮然余生平有吉必夢有夢必驗不可縷數豈余夢獨非幻而可測者耶遂舉其槩次第於左

余甲子甫入庠時同社友錢汝瞻有文望耿天臺先生首荐之譽益隆隆起彼自分是科必捷余以初進姑讓彼一班然而夢神不爾也忽一夕夢泉柱花滿袖余留上半截而下半則為汝

瞻割去骨後余沾沾謂是科汝瞻不利乎當留他日待我同上蟾宮也次日見汝瞻於黌宮呼而示之渠謂若果爾亦厚幸耳丁卯乃得同着列賤名於汝瞻之前與夢不爽是兆也三年前夢神已告之矣

余同巷接壤居者百數家獨章君珍川與余兄弟三人均在庠有聲餘名掛膠庠者不可縷指忽甲子歲夏夕夢當衢突有走馬者鑼鼓喧鬨環視千百人如堵突於衆中一馬首掣珍川去

次馬再掣與廣兄去三馬乃掣余去相繼蹀躞縱轡飛灰淩空上下不可摸捉淂汗乃醒是科甲子章君先捷次科丁卯余兄弟並捷一如走馬之數嗣後此卷捷者烏有矣夢眞奇哉

余丁卯初場倦甚入號便睡睡熟淂夢乃是半空中一墨掛下墨形差短中刻一人折桂在手且臨號門者久之半垂未下若舉以授余者余出一袖捲之余覺而驚喜曰此淂無墨卷先徵乎時淂題入手下筆如飛午刻完稿未刻謄眞

毫無阻滯一夢助余多矣且折桂非可相也神其以象告乎

余丁卯應試南都邸中夢老蒼頭盧德者挾元寶二起而爭者約四十餘人盧拒弗與曰此余家養命物也護持惟謹傍突遇施六官人者於橋左呼余謂曰汝欲見天子誕育處乎余喜諾從道至一所宛若皇居但未覩天顏僅見御座上赭衣什襲甄然尚有半袂既覺莫知所解迨余捷後始悟二元寶者訪金也起而爭者若干

人余列名四十八也施六官人者是科第六為
青陽施近臣也天子誕育者丁卯為隆慶首科
也見衣不見君者僅舉於鄉未能廷對兆也計
所應毫不爽一奇哉奇哉以是知事皆前定人
亦何必勞勞邯鄲為
余取選得孝昌人人稱說孝昌難治從來無一
官與薦者無一官得考者初欲弁而改教改地
不能也伯兄懸懸慰余曰姑為之聽若命而已
不得已而遷延至十月始赴任當初莅汐蔓徐

左袖忽繡一錦爛然可觀余怪而呼文城老友謂曰此地安得准此夢乎是謝道士而欲成僊去也相與笑而存之及余拮据五載與薦者七業當陞轉余謂非守州即佐府離此苦海足矣敢望京貴哉一夕夢前所繡之錦粲然成一衣披我兩腋當胷更有二銀瓶相對甚麗余喜而復告文城文城戲荅曰道士其成僊去乎蓋是時銓部已將賤姓名上
御前得允矣五載而始成一衣合一夢無非繡

斧先徵大出我望外神乎神哉奇而巧乎
余自孝昌以甲午十一月某日為入覲行時送
者如堵徘徊不得就寢姑於白沙鋪陋室中假
寐忽夢家僮持一册獻余册前寫今上選取天
下有名官員四十餘人余姓名髙列字畫精楷
又轉過二葉排列十三道衙門余賤名在中或
上或下游移不定又轉二葉則見八十九寸諸
老翁生辰在焉特無姓名耳余夢中呼髙𡚸且
喜且詈曰是册也富貴在前壽考在後被何不

亟報我而令我鬱鬱孝昌為乎奴隨復曰冊甫到又安得預為報也忽覺知為夢焉次蚤有遠送諸門生在坐與聞此夢觴余而稱說為祥不知是時春明門御點賊名已下部取選矣余默不知行十日過大梁得王貢士自京回勒馬捷報後入京晉西臺一一如白沙之夢不爽焉鬼神先覺祖先効靈所夢如示諸掌怪哉神哉

紀日涉園

日涉園者余先中憲慕節翁所創先伯兄貞菴公所搆而擴大鼎建則兩兒瑜玦也方創時僅甌脫耳搆則止一堂巋峩餘亭榭橋梁臺館池塘花竹諸名園所全收者此園亦竊其一二兩兒非朝夕力也顧諸園借太湖武康英德之石纍山爲勝而此園左有虞山橫帶如圍如屏障之一舉目而山挾四時之色無不獻狀於几席間諸樓觀庵刹游女歌兒助山之奇者皆足戲

文此園之寂似跨諸名園之勝而獨擅之矣先
中憲有近宅來游便因山取勝多之句尚宛然
列兩楹間可覩也先是伯兄棄官歸日思徜徉
於此而竟以病罷伯兄命蹇猶然一措大耳官
居廿載絕無畫閣彫題繡幕羅幃之奉歸惟蕭
蕭陋室頹垣風雨莫蔽也兩兒痛之遂於園左
創屋木一堂肖像輝煌于弟瞻拜俎豆不絕而
此園似為伯兄日涉之矣夫請節先生以園為
涉生趣耳碩其五子未必皆念之兩兒所以生

事其親者借園為奉豈諸名園鬬奇襲芳徒為
目觀計者哉

紀苑園

余邑兩山接翠東西湖襟帶巨麗甲東南豪門巨姓借山水之勝樊丘為圃羅名花異卉嘉竹怪石崇甍累棟金碧璀璨借空奪目者不可指數亦庶幾于銅池金谷也余雅好林園顧力不能辦此竊有感于平泉緑野竒章之石復道之竹皆足以呑名園八九一轉盼而奪于牧豎樵夫之手如宋李文叔所紀無一為其子孫有者則何取一日之快為哉乃於郭外稍稍構一亭

列竹數竿蒔花布椰僅容一膝轉而小池曲水纖鱗微介亦戲泳于波洄淪漪間較彼膝區僅一甌脫似不足以當貴人一盼然至于朝之曦夕之月春而日冬而霰諸名園甲第所不能私秘獨擅者吾園亦得以竊其緒每暇則携竹几筐床挾故談新微吟小咏恬嬉於此差足以解縕怡情蕩我寂寞也昔公孫僑以衆為菀而余以園為菀均菀耳其足此而不羨彼者一也念蕪子瞻治家敬杞菊記超然臺猶不能不致慊

于齋廚之索余幸饘粥不乏而可以常保此苑矣然前之剗苑易而後之守苑難彼牧豎樵夫且將操斧柯旁睨矣幸毋為李文叔所長慨庶幾此苑之遺也夫

紀史籍

書籍何始乎類出于歷聖諸賢之精神騷人墨士之締構天地精華宣洩於此其為用也弘其為器也重造化若或忌之即御府秘閣所不能歷百世而不一敗無論秦坑漢溺遭一大阨葢嘗仰稽光武遷還洛陽時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更三信之及董卓移都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相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

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途艱遠復弃其半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澌盡焉由晉歷隋往往諸儒補綴一二而先秦兩漢所存者百無一二自唐及宋蔓為腐語支言家築宮牆人挾椎鑿即所有者亦書之糟粕也夫東京之諸子唐宋之四家非不稱文翰之冠冕而靡靡相習且不能依稀西漢語而況先秦哉焚書之易敗而難積者無論大而天府即學士大夫所藏蓄者非遭子孫之不肖蕩滅輕

弃而祝融氏往往亦隨而孽之余宦蜀慕陳五嶽先生積奇書秘卷已歷七世曾往洒叩之登其樓塵之架上者百千簏直汗牛充棟守者曰某業專驅蠹拂塵歲可得二十石且高閣層樓人跡罕及近得蜀人云歲庚子忽遭咸陽一炬無一簡存焚火亦大奇自城外飛入城中士庶家無不遭其撲滅而陳氏之書隨而灰燼矣余為之唏噓太息者久之造化若有仇于書史乎三代之後無全書而豪門宦室所積蓄者又不

能保其遺帙于奕世或者曰近世操觚之士口
哦手披日倩剞劂氏鋟諸室者非書歟余應之
曰此徒爲梨棗也者灾而非祝融之所欲療世

紀晉帖

東坡云唐太宗購晉人書有二王以下冨千軸皆在秘府武后時為張易之兄弟所攘竊遂流落人間多在王涯張延賞家涯敗軍人劫奪金玉軸而弃其書餘於李瑋都尉家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自王氏出也夫晉人書翰亦世間奇寶雖唐天子之勢力不能保於奕世之後信乎珍玩奇章世間尤物也能必無張易之兄弟等盜竊扎姑好之而亦姑聽之耳矣且

唐太宗求蘭亭帖於僧舍委嚴御史扮一游方道人百計取之乃得及死不忍離用爲殉其好之可謂專且篤矣不爾亦爲王涯張延賞李都尉家所傳弄也嗟嗟秘府且不能終藏而况人間乎

紀積書

天下事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能必目前不能必身後而又不能遠必諸子與孫孫與曾蓋自有默宰其予奪與廢之柄在太虛渺茫中而非淺近之夫所能逆計也余邑故大司成琴溪陳翁素蓄書家藏萬卷覩其子不睿不能讀又書悉取所蓄書若干卷盡貽門生進士楊儀儀蓋博學好古人也謂必能讀而守之而鄰宗庚有枉矣余先大夫與陳有戚曾游中丞虞山先生

之門而目覩其事者一時以司成翁為達人智
士相與高之豈意楊翁死骨未及寒遭兩子不
肖罄將父所遺書畫古器古跡一朝麾廢若洗
陳氏所詒之書亦在廢中乃陳之孫青衿君欽
明用價求售以歸再傳而明之子其年少登科
書籍充棟家業益龎龎起之而楊之子若孫流落
為乞為奴更有不忍言者回視司成公詒書時
兩氏其天壤懸隔乎以此知天之夢夢人誰能
料司成翁能必其子之不睿而不能必人之子

不睿能必此書之必散而不能必此書之必歸
能近而視其子而不能遠而視其曾與孫達觀
君子當就其遠者久者熟覽之毋急急為目前
計賢愚慮興廢陳与楊其一明鑑云

紀登狼山

我邑距通州百廿里旦夕商賈往來與販交易若臂指然邑稔則出邑粟以濟州邑饑則移州粟以助邑我虞之不無藉通也猶通之不無藉虞也然仕宦於其地者絶少緣州邑有鄉井之誼云余幼聞父老云劉賊橫刼中原抵狼山始就擒一登虞山望狼山在目可一檝而至余常遠覽狼山若撮土然以爲無甚竒也余再入臺有兩淮之役而通亦隷淮在所轄中當壬寅夏

四月始巡歷淮而直抵通州稽察官吏將士商竈等通一淮南大都會遂久駐焉田土居民宅舍宛然江南景槩而士大夫恂恂有禮不減我吳風度地濱大江向為倭奴寇竊例當較武揚威與他州邑尤要其地有參遊總守隸精兵萬頭餉費亦倍他州邑余乃率將士往校藝會天風晴朗海不揚波千官編錯百艇迴翔萬兵呼擁一登狼山與海道楊君歷覽其勝不惟長江一色諸峯獻翠要亦江以北之奇觀而南望虞

山依然又在目也嗟乎我
朝二百年來止婁江岩泉徐先生當世宗末年
曾領此差我邑則寥寥無人以仕宦而登此山
自岩泉之後余卒尾之且虞山在目不若婁江
去通更遠余幼所耳狼山名渴陟巔縱覽而亭
樓臺館奇峯翠巘如櫛比然浮屠比丘聚而香
火者不下百人有老僧持疏乞捨余覩四壁点
有蕭條者遂捐俸三十金授以起工而老僧復
云擒劉賊此山神陰助余已具香帛牲醴謁拜

余所囑于明神者不望賊至擒之須望賊未至銷之令此山安不揺動豈惟通之利淮之利而要亦我虞之利也遂書而紀其槩云

紀丈量

今上初大相下均田議天下無不寃之至其敗而目為罪狀以其蹄則均田實為加賦也夫有司承望上旨缺者不議減餘者必議增所增未必果餘所餘未必果增以操弓之夫毀籍之吏視賄之厚薄以下上其手而伭寡弱淺昧者獨蒙其辜豪家强户專享其利天下紛紛何能詰服乎我吳之賦獨重而我吳舞文之吏獨黠則奈何取巳丈之田復議丈手議復丈者則我邑

令江夏段公也段公治虞如派荒築隄濬河捘積逋完公租諸善政縷縷不可殫述只其過聽豪户之說欲取一邑之田丈之且時當四月役耕作之民非時復畝蹂踏二麥損折非仁積實之地無故而忽加額增賦非政段不念此銳然下令計畝給弓欲考成旦暮閒而一邑之煩苦騷動鼎沸矣余寐不安寢呼童燒燭直書利害上陳之而段不為動余謂宵旰猶能轉移而縣令乃如霹靂柰何柰何幸段公甫就余搨余始

動色作氣苦口極說跃始改容從諭下令止之一時領弓之夫懽呼星散者不下千百人而豪戶恨不遂計且怨且詈然亦無如我公議何他日倘復祖其說以蠱後為令者姑紀以留一公案云

紀春雪

冬雪與風花月等耳騷人以為美景獸雪而春也猶之乎花而欄也月而蝕也風而烈也豈惟不登騷人之壇且孫農人之望余壬寅代罷維揚春正自元旦兼旬雪下連綿門外報深三尺金陵報四尺魯壽州報五尺矣長途逐絕人跡寒冰慘裂幾墮人指余以重裀綉褥羅帳貂裘飲醇擁爐尚不免于寒氣颼颼彼飢人在戶徑人在途因人在囹能不冒其命忧余痛之不能

有濟也府縣輕囚薄罪獨不可赦而釋乎乃下
令釋免者若干人通行各道府釋免者又若干
人江以北笞徒而下為之一空夫罪人出之柙
中無論其飢寒若何而一夕得與家人父子相
對溫煖挾纊矣但老農云春雪召雨害苗非澤
國所堪不止無衣且慮無食非若區區囚繫者
可片時釋也人其如天何誰召此殃而大江南
北歲罹水災乎豈宦官陰類也陰霾之氣衡徹
宇內上干天和天欲降割小民以警動王心乎

乃詔璫反以雪為瑞且上章稱賀即天其如涓人何

紀畋園

余郡縉紳徐少浦諱廷祼官至少參原籍婁江遷居吳郡向以性傲不諧于鄉素爲鄉人側目雅好園林于葑城覓一廣地纍石蒔花種竹亭榭沼沚樓閣之勝冠于吳中而精巧纖麗足壓諸園即弇州猶讓焉每早則命數蒼頭掃枯葉驅畋株拂苔蘚客入不能容一唾守者甚苛非得阿堵不與入主人每至如登金焦謖武陵溪澗間而佳木美竹等即華胥蓬萊所不能兼也

會素不檢茗頭其子太學又貴介不諳世務遇
孝廉陳某陳以少年氣高猝受辱于其奴勃勃
不能下孝廉之弟青衿士也復相與慫恿之往懇
于少浦父子倘父子知衆怒難犯少年之氣未
易平亟提惡奴面治之以洩其忿或可以免旦
夕之禍長守此園也乃辭以某家素無此奴仍
盛氣待之孝廉兄弟益忿忿遂挾闔郡同輩生
五十三人共率家丁幾百青衿生復呼同袍百
人擁入園中數十年朝夕所纍所蒔所結搆者

一時毀折糜爛無一存園無半丁相守祗見亂
瓦殘磚榛莽丘墟追思昔日之景化為烏有
行路無不掉臂而入徐父子退避不敢出兢兢
保其房闥足矣而邑令鄧君猶恐激變復擒其
奴擬配者六人一時人心稱快而余過滁陽歸
太僕常君言甚詳相與嗟吁憮然曰孝廉橫至
是哉徐縱平日不法罪不至討及其園惜乎數
十年主人之辛勤隳廢于一旦即其奴無善狀
有官法可懲即其父子不違有正言可撞何忍

恣睢暴戾毀及薪木至是扎且吳下敝風動則
擁衆陵轢似襲葛賢故智儒紳不嘗效之以此
反而思之人何苦營營為目觀以動人詬詈耶
吳中名山勝槩不止一丘一壑提觴挾盒拉一
二故人相與徜徉為歡儘可自適此天地間所
自有之景非人所得予奪又何必銅池金谷誇
勝一時為扎且吳中士大夫家隤廢成業隳損名
檢往往起于家奴怙勢余又以為一一懲一獲赤
脚蓬頭聊充役使足矣何必鮮車怒馬藉彼氣

勢爲扎余不面徐少条聞其名久矣倘此園爲
陶氏日涉爲司馬氏獨樂雖百莽廬吾知免矣

紀陳社

余邑二陳先生後獨太湖君以貲豪於鄉結納多名流姻聯皆顯宦子其有異質足世其家太湖君延名碩羅俊彥為師友異其子一齊九萬蓋曰旦望也余同里韋生福謙楊生學詩繆生同祖秦生五麟朱生利賓方總角並有奇稟聲隆隆在里閈間為時所豔羨鄉達先生首屈指韋楊曰吾虞繼文靖文懿起者必兩生也蓋兩生尤卓絕邁衆云太湖君覘一時無出五生右

者悉累幣陳鍠羅致於門命厥子結為六生社同學生耻不與選者望之不啻龍門每旬日一就試延守堂繆先生北虞邵先生典文衡豐席款贈悉非常格謂鴈行六生必並奮天衢青紫取若拾芥不一載而秦早世矣若韋若楊若繆若陳先後入庠俱有聲年未三十次第謝世去朱僅終其身為學究而年亦不永是太湖所羅致門下士與其子悉入鬼籙無一享遐齡登仕版者昔所忻慕艷羨之口俄改為啼嘘嗟悼之

聲事亦可憐可怪哉諸所擯棄希登龍門不能入者蟬聯取科第以去而余兄弟亦在所擯中嗟乎古稱王延天不壽李賀無年尚名垂青史炳炳不磨六生聲不出閭里而天折困頓乃爾士何必沾沾登有[illegible]書哉且陳之物色人真皮相乎去裴行儉遠矣

紀五悲

余繕冊運水株守孫院中長夏悠悠清宵耿耿若老頭陀行境且代旨未下簿書填委所望以解我抑鬱兾有好音相慰差可怡愉旦暮乃於旬日間五報沓至皆拂情逆理悲苦愁嘆之事豈月建不辰逢此慘毒耶初則周郡伯朴青常熟一生致各學千生鼎沸乃以各學之事獨累一邑又以生員之事殃及童生二百年來未有一科不入闈不入泮

者而部覆閣票遂下禁錮之令使常熟獨遭奇禍余有諸侄可聞有一弟可泮皆在禁中三載辛勤與攘臂之夫同罪而共錮之可恨也其二則余弟以載方遭鼓盆無室無家已自不堪有二健婦藉以飪針且賢孝超常足稱豚兒良配忽五日不汗死矣致使父子並瘝家室凄其兄弟之戚亦余戚也其三則余同咨同臺之徐元虛恂恂長者與余莫逆往辛丑秋各領差出都相與握手言別嗣後書問不絕受諾必信真稱

異姓兄弟事甫竣而竟客死于途使臺失端人余鮮良助能勿悲乎其四則總河曾景默先生其人素長者同事地方筆札交往謙冲虛己藹藹款款宛若世交且其識量弘遠才猷卓越全河可望其平成甫就輿視河出輿入舟猝爾長逝矣驟聞之不勝痛悼方食而為之廢筯其五則中書沈立吾余同里交厚者年壯而豐頋偉貌生平絕無微恙方赴席歸離騎入户而閉目不言哭聲震動矣驟聞能勿驚悲且其親老妻

少無子無家孤魂萬里誰返故丘為之轉痛此五悲者間値之循令人難堪而千旬日間纍纍疊至皆增客邸之感傷凄楚闃寂中誰堪此悲境也嗟乎天下事未有不由小致大由微成著者孫生入院一事甚微乃觸

天怒禁錮一邑郡伯素亦明爽安有千人聽考之日而以十朴招之罪不獨在青衿也若諸公之突爾遭變在呼吸轉盼間又以知人生如浮漚聚散若駒隙彼挾雄心霸氣而妄圖百年計

用以牢籠人世者視此而于名利得喪亦可澹然矣

紀家督

余儒家素之世督即我兄弟倖取科第後覓得蒼頭数人多饕餮酒食計錙銖乾沒爲身家計甚且有掉手不顧其主而負托去者獨僕趙科不惟余門之此即通邑官族不可多得不幸未老而死失吾一臂爲之太息悲凄者幾年于兹用紀其素行以告来者且可勸世云科字子卞原籍玉峯兄弟俱充縣書妻朱氏係文僖之族世皆未爲人僕僕余者科盖無聊於玉峯寄食于

常熟遺歟值饑不得已而入我門爲身命計也科能書初留書室中供書寫見其小心敬謹畏法知耻語語皆道義士人不逮乃始託之初止託文史幣帛久之以君糈錢穀公私出入無不科是委科之初託也同儕害其能甚且以飛箬大盜爲誣者又以無藉積棍爲說者余笑謂誣者曰若不知科矣且不知爾主也爾主雙眸何在而用大盜積棍乎余每歲租金房金及酬酢餽遺金亂投于科科默記其數而科一一毫髮不

奕初以為欵我而守法也又佯失記錢項用以
覩科科驚對余曰某金某日付者奈何忘却耶
余又以為疑我而守法也甚且恣其出入積久
而查之井井不爽毫髮每舉大事成大婚構大
工張大宴省余費半錢為快余屢上春官屢入
山入庄入蕭寺拉友呼朋為佔俾計而毫不以
家事累心者恃一科也先中憲之喪所費千金
會吊者幾千人而喪事匆匆哭泣之外不以煩
余周張者恃一科也人之資穀粟求應樓課國

稅不以勞余嘗竊著情一科也即其所私極口
唆其乾沒少許為身後計科怒而辭之曰若等
曾見我在崑時及初入常時乎幾餓死令得一
盂好飯足矣何忍撇此而再入溝中耶余意外
親聞之嘖嘖以為士人難能心益重之其大節
每遇婦女妾媵輩出則側身急趨避之從不敢
仰視一人謹密小心即嬉笑不聞於中堂而一
段雁介雅操似又非士人所能余曾於衆使勞
金內分少許以旌之科佯受半日至薄暮反余

謂若等勞勞辛苦所得令余坐受之不安且令多人瞎詑也余力給而力辭之似有以此汙及其名行者余窘庚歲收幾千石悉聽其掌管佃有以鮮食私獻於科科狂吽而叱之不授所獻於水乃已且云爾汙我耶爾汙我耶叱收其米信若之以絕他佃之私獻者佃多稱之為鐵面鐵面云即有計及佃戶升斗余從旁止之曰是可免乎科以為衆楷此為例免一而例且寸矣即主言不聽其奉公如此余六上春官每徃逐

半載回檢其家政井井即徐孺人私欲杈一錢一帛一粟一布非奉主命不與曰寧夫人罪我專毋使主人罪我擅也雖糠粃薪木毫不以入私室余念其忠勤比衆亦重賞之且却且受若以此為悅己者余入臺留京命科復入大宅主門內事時已患目不能視夜半披衣強起手模諸鎖鑰無虞始帖席及一死後而余積半千之酒器盡為惡奴縱賊竊之脫科在當使一草一木無恙而豈便喪我厚積耶緣其人宅心平制

行潔且知足知慼知道知法其身後無半百金之貽而他奴更有身及千金者視科何如人也余為之經紀其葬且一子而行多不及其父姑存而教之毋令忠良之僕後便梟替科而有靈當祐其子持法不二心而科亦不稱死矣嗟嗟科隨余廿有七載歷年久矣無一事不愜余意咨嗟懊惱從不及其身方期長壽以永藉其力為諸僕之倡乃不待余還而竟溘然長往也余於科也能勿悲耶能勿悲耶時巡及天長思科

而紀此壬寅孟冬十有五日也

西臺漫紀卷之六

檇榆子海虞蔣以化仲學甫著

紀怪穴

天下事有實必著有晝必夜有陽必陰有常必怪無足異者第怪異亂常之說或出于浪傳巧飾以新耳目聞見為快者不敢信耳以溺于妄誕不經至有訟及官府罪成爰書為一方耳目所覩記者豈變異拂經理不必天地有語不必千古道出於胷臆意想之外者固間出人世抑

余邑袁君袞冲令烏程烏程某鄉有地䣕許歲歲藝禾不長蒔麻不生時聞地下忽忽有聲衆怪而疑其藏也并力發之土下有石石下有棺極重難舉衆遂以鋸破棺棺有少婦尚能言語起坐旁列金爐銀瓶鍾金卮豆珍玩森列身褁錦襦所卧墊席亦銀絲織成宛然王妃飾也少婦合掌呼佛對衆云勿殺我留三日去矣衆益稱怪急以鋤擊殺之分其財有未分者聞縣官袁君大異之親詣其地驗其屍血痕尚留腸

間遂按法置衆於辟藉其財入庫以原棺收其屍葬之奇乎怪乎神乎鬼乎儒乎釋乎問官招詳甚悉且經多官參駁尚莫曉其故余安能坐而竟之哉袁君入覲親向余言至今大辟尚未結云余反覆忖之豈隋唐吳晉閻王宮貴妃抱不死藥爲殉既葬乃甦耶第不知何代何氏耳聊紀此以當一抵掌

紀怪木

今上乙酉丙戌等歲宮殿門宇一燬如洗勑川貴督採大木充用與採者勞苦萬狀貴陽別駕王君諱其余戚也當事者委解諸所採木王篤行君子兢兢以未稱厥職為懼得木驗後有二木圍可廿尺長五丈許同驗徐揮使善識木性呼此木為鐵脚楠極難解王初疑之果行四十里外二木水中唧唧有聲王親聞之知其神也亟令人防護束縛惟謹行至黃河忽於幫中瀉

出飛走三百里沉於海角泥沙中不起王急索之乃為文遣祭云汝供上用可梁可棟否者為爨為薪不貸汝夜夢二木來訴某不隨衆木行可駕舟相送王不得已覔四舟往載而二木起矣後竟安流入灣異乎奇乎神乎怪乎此木不過世間一材必為隋梁魏晉間物無疑傲霜霰停雨露風雷所侵蝕日月星辰所臨照寒暑經歷不知幾歲月而人跡所罕到之處虎豹為侶熊羆為隣魑魅魍魎所狎聚而羣嬉於其下者

又不知幾歲月而木所繇神矣向非王命赫奕官威隆重操斧柯者不能入其尺寸夫安得不爲怪爲祟如王所云哉第不知此木入工師手爲柱爲梁爲椽爲桷若何而木果有神幸善護之無爲祝融氏所燼而勞苦遠方官民爲也余於神木有望云

紀異犬

建昌地固剽悍其間非徒烈女節婦孝子才人相繼而出即畏獸亦多戀舊念主豈九嵕環水之靈異不獨鍾於人而且及於物乎土地毀扎余辛卯例當入覲先遣女奴南返矣空衙扗上留一犬徬徨余憫其喪家無依也命庫吏收養之吏從命呼之不出擒之不出持杖逐之復不出余所留者空櫝中僅僅案間舊書而已犬覘其當守也張牙噬吏吏不得已封其闥借

一隙拋食療之余往返半載而此犬戀茲六尺旦暮防守不懈不以吏廚濃郁易我空齋消索耳余返犬覩舊主搖尾相向如舞每見一人則俯首投地若叩拜者然夫犬一賤畜耳主人非有厚恩相結而念其主歷寒暑不渝彼僕夫廝養具鬚眉亦號為人主人多所睠睞而於離合去留久近之際不勝叮嚀告戒旋反眼而妄意其藏者何限即不然亦掉手而聽甚暴慝甚至有下石墮井甘心於其主者視此犬寧不顙泚耶

天奴一賤隸耳彼嗜人爵祿者朝燕而暮秦相示指天日者翻雲而覆雨使此犬有知必從旁噬嗑之矣余非為賤人貴畜之論人性雜而物性專雜則何所不至犹噫嘻專乎人當勉矣

紀怪卵

余青衿時偕季弟達菴與友生李子成子瞿子雲海以鈔清蕭寺雅靜借寓於此朝夕相與淬礪攻鉛槧外惟與村叟鄉哦揆時數節而已一日鄉中籍籍稱某戶有怪卵往觀者如堵余亦拉諸友偕往細詢之老婦向余稱說云有子數歲就村塾每午歸必向余索啖一日毋雞方生一卵余命之可取充啖也兒取歸觀驚報云卵有楷書二行云曹夫起心一生辛勤枉爾生余

同諸友取此卵細閱之字畫精楷若鐫刻者然即文太史筆不是過相與駭而怪之未幾而本家茅茨盡遭回祿或者其兆云夫天下一日卵生不知幾億萬造化秘巧乃洩於此即人間回祿非大灾異胡吐怪獻奇乃爾余終莫解其故矣此余所目擊親驗非出好事之口覯者勿呼為勦說云

紀怪石

楚沔陽陳五嶽先生諱文燭以南京大理卿罷歸罷之故則以乞石齊庶人爲南臺所刺也齊園中有一石長五丈許玲瓏奇壯秀麗瑰怪而質亦厚重必隋梁間物也先生愛而求之不能出金川門乃毀其門用千丁拽出呼聲徹百里爲南人所側目方攜石時園丁長跪請曰此非凡石似難摇動每見丙夜光怪燭天或者神物護持乎而先生不然也果舟行至采石夜半狂

風忽起舫人起視昏黑中嘈嘈有聲群石安流不動而此石竟沉江底為魚龍窟矣奇哉異哉余涉襄過沔曾游五嶽先生之園見其五山排列像五嶽中纍異石多宋元章父子黃魯直所題而不磨亦剝蝕於風雨雷電如虬如龍不可名狀他奇詭異木稱是而園可吞并州八九矣即余所觀記亦世間鉅麗偉觀可比於銅池金谷絲障錢埒之地此可無俟他求著夫安能以一人一家之園盡天下之奇麗悉羅致之為快

抑姑無論怪石為祟即造化終必妬之第不值理卿尊官為一石所敗也先生有聲梁楚間所刻二酉集為世珍玩園特其贅疣云

紀怪虫

我虞兩山相峙松柏蓊翠如屏如障歷幾百年来亂攫眩怪干霄蔽日惟松尤茂風發而松飈驟濤月皎而松陰漏白雪積而松寒凝玉松之不受變於風雨露雷也萬木讓之矣松可蠹而嚙也孔子後彫之說何為哉歲巳亥秋非卵非胎忽陰霧中墮長喙異虫蔓如蜂蟻齒鋸色黔不可名狀當其在松也據梢嚼葉颼颼有聲松漸彫謝兩山如洗余先隴俱受其害孝子不無

松楸之感魯命童子捕之愈捕愈繁若神鬼之不可驅也山人且有穰之不免者松死而一朝忽化去豈天禍松而顧疫之耶父老耆耋皆云二百年来不聞松之受噬如此俗呼為松蚕云余謂凡物皆有蝕禾有蟊書有蠹李有螬未聞松有蚕也松不受變於歲而受變於蚕以松之堅而蚕為厲也豈余邑少年狼貪無故嚼人貲財結黨害為邑之灾豈松乎蚕乎為之兆乎

紀山西大同古寺前有一鼎鼎耳上生一榆樹大如碗根浮而枝葉扶蘇過者奇而玩之

夫鼎金象也金必剋木木火仇也火必焚木五行生剋天地陰陽之常故木栽于土土燥而木猶不植未聞木從火為生金鎔于火火烈而金猶不固未聞金相火以滋木如大同寺前鼎耳之木則似乎木不附土而反附乎金火不焚木而反滋乎木五行背而陰陽逆六合之內固自

有亂經拂常而不可方擬者至於此即造化亦不得而擅其權矣余親聞京營王懷老而懷老督撫大同日曾親覽過者夫木何從生鼎耳豈飛鳥銜墜而浮附之乎理或有之木方扶蘺異日蓊鬱蔽芾皆不可知而此鼎晝夜香火焚焰豈木反藉火為生趣乎理之不可常者類此而腐儒徒執經畫一以為萬無此理嘻嘻此鼎固依然在也豈邊方廖廓非中原太和景界別有天地乎則非余所能解矣

紀壽

余荷天地洪造虚生此世叨冒有年追憶先余生者落落如辰星稀矣並我生者十去其七矣少余而蹐後生間亦化為異物矣壽固難言哉古人置壽于五福之先而天保詩人必以南山岡陵日月松栢等為誦君譲詞夫亦重念夫君福所先者莫壽若也余壬寅奉

命巡淮滸南關榷稅使者楊公九山同事地方而九山君固海豐大宰二山翁之從弟也其怕

恂有道士乎余昔詢二山先生壽幾何渠云年已八十有六尚矍鑠健飯膚革充肥而步履矯强其母太夫人年至百一歲而謝世當太夫人百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爲鄉人所艷慕則二山先生之壽蓋自其父母兄弟已然也王弇州稱閩之林氏以八座爲恒調以八袠爲小年謂南安公年享百有四而其子少司徒應亮亦八十餘父子華髮掩映較之楊氏差勝而母以百歲女以七十亦希覯哉當並存之

以見世自有難老之人而要之非其先世所培即其德厚所召彼晚近世哓哓輕薄士取一切彫縷之以自表其良夫安能倖取于天而令其長厥世哉豈謂壽難言也壽難言也

紀鬼

鬼神之事寧置之不言勿置之不信不信則且有鑿鑿可據者聖門何常說無鬼無神直不用以垂訓姑置之不講耳余門有一客姑顧其人儉嗇起家一錢不捨中歲產稍贏用八十金典昆湖先生後房一帶樓住而此房則昆翁平日書札往來所也顧君方入此居不半載壁土未乾亟欲轉典與人弃之若敝屣外人且譏賍相傳云顧一晚陰晦獨坐室中忽見昆翁首戴素

巾身穿白褶從內出意若與顧君相揖而罷覺從容緩步走傍廳事邊倏然而去顧驚以為壯屋不祥乃爾遂秘其說急議還去余聞之急索顧君面問渠不敢隱悉吐實以告其後顧仍活十五年而亡南科長齋杜君先大兄任廣平與伊交厚余近叨兩淮而杜君攝廣陵二守相與甚得歡世講云一日偶談他事自稱膽氣不壯余謂其批鱗犯闕壯夫所難渠稱年方十二時曾隨太夫人往哭舅氏喪太夫人哭時舅尚

未入棺而嘗齋親見乃舅楚楚衣裳站立尸傍又與一同事者相牽而去且稱某為余甥而杜時昏倒卧地太大人駭而抱起得無恙且其功名富貴綿綿方未艾而幼乃見鬼以此二事皆余所親得其說者杜舅吾不知其何如人而杲翁之文章節義世所稱為景慶余必以為死後化為碧而終不免登鬼籙乃知人之英氣未散必妥能便宜宜直赴夜臺乎但幽明兩途偶為人所覩而修短各定終無害耳吾于今叔嘗餘

無鬼論及見父妾葬十年猶出之壙中尚能言泉下事以此悟及幽明之理乃作搜神記三十卷其後阮瞻亦執無鬼說而親與鬼爾吝相寒溫鬼蓋欲露形相示以破瞻之疑而瞻遂信焉朱晦菴先生謂人之精氣未散散則并其鬼亦消歇耳彼諸人之見鬼者其在未消歇時乎此足破千古疑矣

紀鳥

余離我虞而赴廣陵也已半載矣東廵七十日復歸舊院時溽夏炎炎皆前偏插蘭茉荷榴而圖書彝鼎名卷佳幅錯列於前時聽黄鸝亂鳴啜新茗爇異香而金山新汲不二三日而臚列亭下矣午前潦倒簿書應酬尺一間則臨河面客舉觴接席人見之以為逸境也乃中懷鬱鬱視數椽若錮恨不便解綬插翅以歸顧其中有難處之事難調之人難詰之案纏擾胷次即家

政兀兀亦自糾糾紛而未必得肩若此也余因而覩一鳥之不如為之長嘆息焉此鳥産自隴西唐人呼為綠衣使者其毛羽色澤離陸可稱也其能言善語睍睆可聽也其知人名人睿黠可愛也且水食充斥聽其腹果而無啄搏之勞也其凉燠保愛而無辛荼拮据之苦也其鳴宿自如而無罻羅弋較之虞也乃其視一架若阱每覩飛鳴遨遊者不覺颺䟦鉦嘌矜至一日不食每日不鳴五日不寧稍稍安息而間亦跳叫不平

度不能久馴之茀此鳥安然架上無殺羽勞神
而時懷去志矧余晝日旦暮能寬衷適志怡愉
蔬寢亭即所衣錦綺不如緼袍布被之安閑也
所食鮮奇不如藜藿菜羹之從容也車從喧闐
不如肩輿徒步之坦率也爾酢交際綽有餘用
不如不與聲折之為逍遥也此鳥哀鳴數次若
覲余釋者余悲其縲絏拘繫神之不王一朝解
其鎖鑰聽之去此鳥不虞其遽釋也亦稍低佪
於其旁頃則高飛颺去不知所歸往矣余業此

官不知何日何時解韁脫鎖釋此覊累亦若斯鳥之摩天空而遠舉乎嗟乎嗟乎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紀硯

余邑景言陳孝廉先生一生無別好獨好古硯嗜硯不止飢嗜食渴嗜飲病嗜藥偶遇一硯當其意即解簪脫珥不購不已此得非古之錢癖馬癖左氏癖嗜痂癖類乎昔米元章遇美石不惜下拜陳孝廉之于硯也得無類是乎抃計孝廉一生所積硯約二百許果有絕奇可愛者惜乎身後一旦散失無一存也余止欲得一二硯以佐翰墨然溪山有寶竟無心於寶者得之要

未可以卒致而倖獲也先得何長史一硯幽價廿金此硯名十仙梓堂鄧先生所鍾愛鄧氏子孫欲貨以爲梓堂葬資入長史手視之如卞玉然佳而稍拒墨余姑存之而非甚好也繼婁江曹孝廉知余好硯捐斤金購一佳者緘寄章不拒墨而宋去今年久且出之壙中殊多剝落非全玩也再則文菴淩金吾遠惠一硯舊而未剝奈何製鄧硯之病不免受墨艱乎壬寅春巡及淮上而閩中座師紫臺陳先生遣其子來視余

出一帖為贄有宋硯一行余以為彼姑美其名
覬余受耳能必宋扎堅却之既而陳公子從陸
歸苦行李煩復持此硯送稱此硯家蓄三世矣
不能却之置之案頭補試一筆前病盡除而聲
清質膩真如美玉之不能瑕瑜為宋無疑余始
愛而珍之豈余出陳先生門下而此得其衣鉢
乎向非陳公子畏從陸之艱此硯仍為陳氏物
也視前三硯其美更勝什襲以藏用垂世世等
之為天球云夫既以慰余數年覓硯之心

無負陳座師遠贈之意余好頓釋非若陳孝廉先生孜孜焉癖在一硯為也先生以毛詩魁南幟第一人而邑所傳好硯者獨歸先生而先生之名賴硯以永奘則硯其亦有助于先生也夫

紀扇

吾人具血氣心知之性自功名道德文章之外誰澹然漠然無所好以寄其情哉顧好山水者勞跋涉好酒色者搖天真好風月者偏游蕩好花木者動畚鍤好馬者蹶好歌者俳好食者饕好阿堵者鄙一溺于好而害隨之余性好古而猶偏好扇以其卷舒自我行藏自我非山水而蒼翠在非鳥雀而飛翔在不勞畚鍤而四時之名葩異卉獻妍於左右不事登覽而山亭水閣

名園幽館橋梁道路往往在吾撫掌玩弄間且騷客名士吟咏揮灑面面若覿其人而與之談笑更夾夾盪隆而微風虽搖蕩焉足以當消夏之一灣自隆冬而外詎可一日少此君哉余愛而蓄之甚富不惜重價購之即數年游宦未嘗一日不挾以隨彼當其鬱抑焦勞盪神苦思時開篋縱觀真足以解愠而消煩扇又吾良友也登其数而善藏之吾於此友也終身而已矣

紀數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罪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敗自有定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後五六年孝先以此術致富出東坡志林

康節先生視一扇嘗在某日午時壞當午時將飯先生猶執此扇相視夫人向呼午飯久不入出而

取其翁立碎之先生笑曰數蓋如此乎與[illegible]先之牀相類余並紀之夫一牀一扇小物耳自有定数國家之興廢人命之修短與一切利害得喪成敗賢愚貴賤及方禍而即福方予而即奪非造化之牢籠人世此數一定智力不可趨避鬼神不得更革君相不能轉移柰何不知命者漫欲僥倖于此数之外多見其愚而拙矣然則数終不可挽乎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命立而道在我矣数非所知也数非所知也

西臺漫紀海虞

蔣使君之所手編也東隷在部淂卒業焉喟然歎曰淳備哉使君之爲是編也能頌史也能徵世也能佐治也往牒之紀述若存若亡閭巷之謳吟若疑若信筆札之据拮或至

弓影蛇足了非實録則奚紀之足云乃使君以西臺執法暫息江湖惓焉廊廟之想未嘗一息少置即耳即目腹存手集命之王管遂令山陬海澨與金匱石室齊耀几席嗟嗟與蒲座都俞並廣耳目馳騁

與華衰榮映爭善東海有孝子者
客於燕十年寢食享親爲堂構像
親爲賓客遊嬉先親爲親曷客哉
之而親所寢食所堂構所賓客嬉
游子之燕以也東海以是孝其子弟
觀使君是編有善必書必實錄搜

不入冥廛不及肆婦人女子耕夫野
老可歌可游可弦可誦上以佐
聖天子簡書之慰下以示四海九州之風
遠亦可以併縉紳學士之採擇使君
即東山翠微閒乎何嘗不蹡々翼々
樞宸左史右史之列耶東故曰淳備

哉是録也即今
龍節至止風清化洽商便而馴民歌
而舞即古圖史所陳蔑以加焉循
肰以是編為可風可永佐其仁恵
之萬一輙不自居乃言漫紀嗚呼一
以頌史一以徵世一以佐治循曰漫

紀則蘭臺龍門何事哉職承下風不敢虛使君之美敢不珥筆紀於末簡旹

萬曆癸卯夏屬下兩淮運使會稽

祁汝東頓首跋